

15 第一旅長

吳佩孚桴海南下之翌日，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晚八時，馮玉祥召員警總監張壁往旃檀寺，見面說：「常談之事現在時機已至，可以辦了。」張愕然。馮解釋道：「就是那個小孩子的。」張請示辦法。馮謂：「你可與瑞伯便宜行事。」張建議由內閣下令方妥。馮諾。（註一）

新組建的攝政內閣在馮玉祥授意下，連夜舉行臨時閣議，決定修改《清室優待條例》，將清遜帝溥儀驅逐出宮，並委派北京衛戍司令鹿鍾麟主持執行這次行動。馮之所以急於完成此項「徹底革命」，是「以免段芝泉來後重生枝節」。

（註一） 李玄伯：〈張壁口述溥儀出宮情形〉，《故宮五年記》，第一百四十七頁。

五日上午十時，國民軍以「統一軍權」為名，將駐在清宮及景山內之禁衛軍一千二百人繳械，調駐北苑，聽候改編。韓復榘第四十三團進駐景山。

是日拂曉前，韓復榘團已完成對紫禁城神武門至醇王府沿途及皇城各門的警戒。韓諭令駐在神武門兩側筒子河營房之員警四隊約四百八十於十二時前將軍械、子彈一律繳出，聽候調遣。

上午九時，鹿鍾麟在張壁，國民代表、北大教授李石曾（李鴻藻之孫）的陪同下乘汽車直趨紫禁城，後面尾隨兩輛卡車，分載員警四十人、軍士二十人。鹿一行在神武門下車，步行入宮。韓復榘團營長丁漢民以鹿之隨從身分一併進入。韓親率士兵一部在神武門外警戒。

鹿一行進入神武門，沿西筒子西行，未至隆宗門即遇清室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榮源、耆齡、寶熙等四人

衣冠而出，於是共入「他坦」（即隆宗門外盡西頭之數間北屋）談判。鹿先出閣令示之，請清帝即日出宮，限三小時答覆。紹英等四人入隆宗門與溥儀商量，半小時後回覆鹿等：同意出宮，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溥儀被國民軍驅逐出紫禁城。溥儀、鹿鍾麟一行車隊駛出神武門，韓復榘（右一敬禮者）率士兵整齊列隊，致軍禮迎送。

但須容期三個月。張壁曰：三個月時間太長，你們皇上所作所為，頗為新潮流所不能容，外間教育界及軍士群情激憤，我等難負保衛之責。李石曾亦曰：今天之事非今天解決不可！紹英等出入隆宗門數次，將期限由三月減為一月，繼而十天。鹿等仍不允。榮源謂：小戶人家搬家尚須幾天，何況此特別之局。鹿怒曰：外面情形甚為不妥，如今天不搬，我即將軍隊撤開，先生敢負責不發生意外變故麼！紹英等回覆：收拾物品須三天方畢。雙方交涉兩個多小時迄無結果，時已下午三點，鹿急中生智，故意對丁營長大聲呼曰：「速去囑外邊韓團長，時間雖已屆，事情猶可商量，再延長二十分鐘，先不要在景山上開炮！」是時，醇親王載灃亦匆匆自宮外趕來，與紹英等會議約一小時，始出曰：「立即出宮，往北府。」（宮中稱醇王府為「北府」）鹿原是一句恫嚇語，卻有神效。鹿等乃出候於順貞門。未幾，溥儀夫婦、淑妃、宮女、太監等手中各執小包，自御花園步出，載灃、紹英等亦隨之。紹英介紹鹿等與溥儀相見，各自握手畢，乃登車。汽車備五輛，最前一車為鹿鍾麟，第二車為溥儀及紹英，第三車為後妃及隨從，第四車為載灃，第五車為張壁、李石曾等，兩卡車軍、警隨後。（註二）

車隊緩緩駛出神武門，萬籟無聲。韓復榘率士兵整齊列隊，肅穆鵠立，致軍禮迎送。

車隊至後海甘石橋醇王府邸，溥儀下車，鹿鍾麟問他嗣後是自稱皇帝，抑以平民自居耶？溥對曰：吾既已接受修改之優待條例，當然不能再稱皇帝，嗣後只是中華民國國民一分子爾。鹿等

（註二） 李玄伯：〈張壁口述溥儀出宮情形〉，《故宮五年記》，第一百四十八頁。

報之以掌聲。

稍後，鹿鍾麟、張壁、李石曾等攜帶溥儀出宮時交出的兩顆玉璽來到旃檀寺向馮報告一切。馮對鹿等表示嘉許，命他們將玉璽交國務院妥善保管。

六日，溥儀又電話約鹿鍾麟、張壁等往醇王府，及至，鹿、張等坐桌之一面，溥儀坐對面，載濤立於溥儀側，內務府大臣耆齡遠遠侍立。溥儀向耆齡曰：「大哥，到了今天還鬧這個幹什麼？大家都坐下吧。」原來溥儀等聞北京學生將圍醇王府，甚驚惶，請鹿等保護。鹿安慰之，並打電話給韓復榘派兵守護醇王府。

是日，警廳通知市民一律懸掛國旗，以示慶祝。

清宮內計有太監四百七十餘人、宮女一百餘人，除暫留少數守宮太監外，一律發資遣送出宮。太監、宮女出宮可攜帶隨身行李兩件，由皇室員警檢查，韓部營長丁漢民率國民軍士兵在旁監視。

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褒貶不一，孫中山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段琪瑞、張作霖則大不謂然也。

先是，馮玉祥、胡景翼、孫岳於十月二十六日通電，擁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並電請孫中山即日命駕北上。十一月六日，馮再電段：「國民軍大元帥一席非公莫屬，萬懇俯念國難方殷，國民矚望，即日就職。」

段祺瑞則連電馮玉祥、張作霖，促請赴津，收拾大局。

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馮玉祥偕蔣鴻遇、劉驥、王乃模到天津謁段祺瑞；下午二時半，去火車站迎接張作霖。張見到馮，當眾第一句話便是：「煥章，我的五十萬（指「小洋」）收到了嗎？」場面十分尷尬。^{（註二）}蓋張對馮囚曹錕、逐溥儀，多有不滿。當晚八時，馮至段宅，與奉張會談。

十二日，馮玉祥赴曹家花園訪張作霖。馮提議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政。奉張頗不以為然，謂：「我們北方的事，還是我們先自行了斷吧。」反之，張力主組織臨時政府，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執政府不設國務總理，從而無形中否定了馮操縱的黃郛內閣。馮自度在軍事上還不是張的對手，只得改變「孫主政，段主軍」的初衷，轉而擁段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與奉張保持一致。

十五日，張作霖、馮玉祥、盧永祥等通電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直皖戰後，段祺瑞息影津門，每日念經、下棋，表面不問政事，但暗中一直在進行反直活動。段是民國成立之後，繼袁世凱而起的第二位強人，首位陸軍總長，其軍事造詣被同輩推為第一，北洋軍人多為其弟子，在當時軍界享有很高聲譽。馮發表「宥電」擁段出山後，蘇齊（燮元）「東電」回應，浙孫（傳芳）「佳電」附和，各省直、皖兩系疆吏一致捧段，大有「此公不出如天下蒼生何」之勢。

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在吳光新衛隊護衛之下進京；張學良率奉軍衛隊營進駐北京城內順

（註三）馬鴻逵：《馬鴻逵回憶錄》，第一百〇一頁。

承王府；郭松齡率奉軍一個團進駐京北黃寺。二十四日，段在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黃郛內閣自動解體；張作霖進京，下榻順承王府官邸。

馮玉祥自知軍事實力難與奉張匹敵，政治上也遠非段祺瑞的對手，不如高揖群公，激流勇退，韜光養晦，從長計議，遂於二十五日發表下野通電，向段遞交辭呈，當晚即帶著衛隊團上了京西天台山。

天台山位於京西八大處西北十餘里，其主峰西側有慈善寺，殿堂房舍約百餘間。此廟在山之奧處，三面環山，樹茂林深，草密泉清，馮玉祥就住在廟裡。這是他二上天台山了。

馮玉祥在山上穿著一件灰色大棉袍，衛隊團官兵一律身著僧衣，頭戴僧帽，唯有腿上像軍人一樣打綁腿，看上去很滑稽，當地老百姓稱他們是「和尚兵」。

馮玉祥退隱天台山，但一天也沒閒著，全國各方代表奔走於西山道上，絡驛不絕，其中有張作霖代表楊宇霆、張學良、李景林等，孫中山代表汪精衛、孔祥熙、徐謙、吳稚輝等，此外還有段祺瑞、閻錫山的代表。至於馮的部屬更是頻頻上山，請示機宜。

奉軍一進北京便先聲奪人，張作霖力薦奉系將領李景林為北京衛戍司令，以取代鹿鍾麟，進而壓迫國民軍全部從北京撤出。

三十日，胡景翼、孫岳、岳維俊、鄧寶珊連袂上山訪馮玉祥，意欲在北京城內採取非常行動，捕殺張作霖父子，並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手令，請馮簽字。馮考慮再三，怕事成後難以善其後，最

終沒有同意。然而事情還是走漏了風聲，十二月二日，張氏父子突然神秘離開北京。

多年擔任馮玉祥參謀長的劉驥如此評價馮的性格：「馮是一個好衝動的人，有時遇到重大刺激，很不容易抑制自己的感情，對問題加以全面縝密的考慮。可是當他心情平靜下來以後，卻又成了一個非常小心謹慎、仔細周到的人了。」

面對奉軍咄咄逼人的氣勢，馮玉祥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低調，連其盟友都按耐不住性子，更要說他的驕兵悍將了。十二月四日，也就是張氏父子離京後的第二天，已升任第一旅旅長的韓復榘登天台山謁馮。馮首先對時局發表一番感慨：「吾國自古重信義，尚廉恥，今則互爭權力，良可歎也！」韓忿然道：「君子小人相處，當然君子吃虧。然以國家大事論之，君子絕不可讓小人。蓋君子愈讓，小人愈多，國事愈非，必至於亡國而後已！」二人正談話間，北京旃檀寺來電話報告：李彥青病重將死。馮接電話後，開導並激勵韓曰：「一，吾望諸君提高自己，做事不可隨波逐流，宜有定見定力。二，吾近來剛銳之氣日消月磨，起衰振廢，全賴諸君矣。」最後說到李彥青將死之事，馮謂：「李彥青死後，當為之特立一廟，並為之塑像，著明其當權時賣槍，賣子彈之狀況。」^{（註四）} 十一天後，李在北京天橋被處決。

就在韓復榘上山謁馮之日，孫中山抵達天津。

孫中山於十一月十日在粵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十三日離粵北上，

（註四）《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擬經上海，繞道日本，轉赴天津。孫在途中，對北方政局垂詢甚殷。前不久，馮玉祥出席段祺瑞、張作霖的天津會議，馮與張等復通電擁段出山，孫乃在上海滯留數日，靜觀真相。果然不久段氏出任臨時執政，形勢急轉直下。

孫中山途經日本時曾做如下分析：「國民軍行動看上去如像真有革命色彩，到上海後，北京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為別種勢力所牽制，就不像革命的運動了。」

孫中山在天津與張作霖晤談。張說：「孫先生，我是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今天能捧姓段的，明天就可捧性孫的。」這話傳到北京段祺瑞耳中，頗不悅。孫在津期間，肝病（肝癌）發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京。孫欲與段祺瑞面決大計，段僅派許世英前往問疾，周旋其間，卒未謀一面。孫孤掌難鳴，北上救國宏願，遂告落空。蓋孫主張召開以人民代表為基礎的「國民會議」，解決統一與建設問題；段主張召開以實力派代表為基礎的「善後會議」解決一切，彼此無法調和。

令人費解的是，曾再三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



孫中山與宋慶齡北上途中

大計的馮玉祥，雖派熊斌赴天津晉謁；派鹿鍾麟到北京站恭迎；派孫連仲到協和醫院探病，但其人始終未與孫先生晤面。

孫中山宏願未遂，鬱鬱寡歡，病情日重，終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享年六十歲。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軍全體官兵左臂纏黑紗，服喪一星期，以誌哀悼。

馮玉祥索居天台山，實際上是在權益問題上鬧情緒，而又不願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故而「以退為進」，採取消極態度。段為穩住馮，把原屬皖系的京兆和綏遠劃歸國民軍地盤，並准馮將所屬部隊改編為「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

段祺瑞既然是張作霖、馮玉祥共同捧出來的，他就必須把張、馮之間的利益關係擺平，如此才能保住其執政地位。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執政府在一九二四年末至一九二五年初，先後發表了一系列人事任命：

張作霖任東北邊防督辦；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李景林任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胡景翼任河南軍務督辦；孫岳任河南省長兼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後改任陝西軍務督辦）、闕朝璽任熱河都統；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鹿鍾麟任京畿警備總司令；薛篤弼任京兆尹；津浦路為奉軍發展方向，但不得深入浙江；京漢路為國民軍發展方向，但不得深入湖北。以上一系列安排，使張作霖、馮玉祥各得其所，而且在國民軍內部，一、二、三軍都有了自己的地盤。

於是，張作霖回到奉天；馮玉祥也悄然下山，去了張家口；段祺瑞高居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是時，浮海南下的吳佩孚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尚未形成氣候，北方政局暫告安定。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馮玉祥赴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

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編制：

西北邊防督辦 馮玉祥

西北邊防會辦 馬福祥、張紹程

顧問 段其澍、梁建堂、林競等

總參議 熊斌

參謀長 劉驥（後易熊斌、曹浩森）

秘書長 魏書香

參謀處長 宋式顏（後易曹浩森）

軍法處長 張吉墉

軍械處長 徐瀛

軍學處長 張濤桐

政務處長 丁春膏

參議 沙明遠 唐之道 鈕永建等

副官長 張允榮

軍務處長 劉驥

軍需處長 魏宗晉

軍醫處長 繖文龍

外交處長 唐悅良

民政處長 顧兆麟

農林處長 吳覺民

航空處長 王乃模

交際處長 宋邦榮

稽查處長 常輯五

糧餉局長 陳維新

造幣廠長 尚得勝

運輸司令 鄭澤生

訓練總監部總監 高震龍（後易熊斌） 副監 張起士

西北陸軍幹部學校校長 陳琢如（後易石敬亭、石友三、黃克德）

教育長 姚麗祥（後易何迎時）

步兵第一隊隊長 陳長波 步兵第二隊隊長 李克昌

步兵第三隊隊長 賈連芳 騎兵隊隊長 李志遠

炮兵隊長 康維智 工兵隊長 尹瀛洲

步兵科主管教官 周禮 騎兵科主管教官 陳慶

炮兵科主管教官 李炳璿 工兵科主管教官 李光照

京漢鐵路局長 楊慕時（後易王乃模） 京綏鐵路局長 宋良仲

津浦鐵路局長 陳琢如 京奉鐵路局長 龔柏齡

察哈爾都統公署編制：

察哈爾都統 張之江

參謀長 陳琢如(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易黃中漢)

秘書長 李恭簡

政務廳長 范慶煦(後易孫雲)

教育廳長 王維藩

財務廳長 過之翰(後易扈天魁)

軍務處長 黃中漢(兼)

實業廳長 龔柏齡

警務廳長 宋式顏

興和道尹 丁春膏

口北道尹 田雄飛

察西鎮守使 張樹聲

察東鎮守使 蔣鴻遇

張、虎、多關監督 魏宗晉

綏遠都統公署編制：

綏遠都統 李鳴鐘

參謀長 李忻(後易李興中)

秘書長 唐襄(後易何其鞏)

副官長 吉鴻昌

政務廳長 賈德潤(後易郭景岱)

軍法處長 劉國楨

教育廳長 沙明遠（後易李泰芬）

實業廳長 韓安

財務廳長 鄧哲熙（後易惠俊卿）

軍務處長 李興中

警務廳長 門致中（後易李忻、嚴惟銓、吉鴻昌）

綏遠道尹 鄧長耀

塞北關監督 章炳昭

京兆尹 薛篤弼（一九二五年九月易劉驥）

政務廳長 陳際翔

財政廳長 曹壽麟（後易舒雙全）

實業廳長 董詒德

北京崇文門稅關監督 舒雙全（後易劉之龍）

京畿警備司令部建制：

京畿警備司令 鹿鍾麟

副司令 聞承烈（二十五年三月易鄭繼成） 葛運隆

參謀長 吳錫祺

秘書長 王承增

軍務處長 李文田

軍需處長 王向榮

軍法處長 郭循聲

軍械處長 裴曉夢

軍醫處長 馬瑛

「國民軍」的名義已在一個月前取消，國民一軍易名「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與此相對應，張作霖任東北邊防督辦，他的軍隊即「中華民國東北邊防軍」，簡稱「東北軍」。

馮軍在「南苑練兵」時期為一師三混成旅，「北京政變」前夕，招募三補充旅；政變期間擴充一衛隊旅；楊村之戰收編直軍萬餘人；戰後綏遠第二混成旅鄭金聲部加入國民一軍；前不久，張之江又在察哈爾收編張錫元軍三旅，於是，新改編的「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已擁有十步兵旅、五混成旅、二騎兵旅、一炮兵旅、一衛隊旅、一鋼甲車團、一機炮團。

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建制：

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 總司令 馮玉祥（駐張家口）

參謀長 劉驥

秘書長 魏書香

第一師 師長 鹿鍾麟（駐北京城內）

第一旅 旅長 韓復榘（駐通州）

一團 張汝奎 二團 丁漢民 三團 程希賢

			第二旅		
			旅長 過之綱（駐宣化）		
			警備第一旅		
			旅長 劉汝明（駐西苑）		
			警備第二旅		
			旅長 門致中（駐西苑）		
			第二師		
			師長 劉郁芬（駐綏遠）		
			第三旅		
			旅長 張維璽（駐五原）		
			第四旅		
			十三團 丁振國 十四團 張印湘 十五團 倪玉聲		
			旅長 孫良誠（駐薩拉齊）		
			第三師		
			十六團 梁冠英 十七團 安樹德 十八團 吳振聲		
			師長 鄭金聲（駐西苑）		
			第五旅		
			旅長 宋慶林（駐西苑）		
			第六旅		
			旅長 李西峰（後易陳希聖）（駐西苑）		
			第十一師		
			師長 宋哲元（後改第四師）（駐北苑）		
			第二十一旅		
			旅長 佟麟閣（駐北苑）		
			第二十二旅		
			旅長 陳毓耀（駐北苑）		
			暫編第五混成旅		
			旅長 劉玉山（駐張家口）		
			中央第七混成旅		
			旅長 葛金章（駐張家口）		

(以上兩混成旅歸張之江節制，後改稱第五師)

暫編第四混成旅 旅長 石敬亭(駐歸綏)

中央第八混成旅 旅長 石友三(駐包頭)

(以上兩混成旅歸李鳴鐘節制，後改稱第六師)

察哈爾第一混成旅 旅長 魏福升

衛隊旅 旅長 馮治安(駐張家口)

騎兵第一旅 旅長 張之江(兼)(駐張家口)

騎兵第二旅 旅長 王鎮淮(駐豐鎮)

(以上兩騎兵旅後歸張樹聲節制，改稱騎兵第一師)

炮兵旅 旅長 孫連仲(駐平地泉)

學兵團 團長 魯崇義

第一營 營長 張知行

第二營 營長 武寶善(後易尹瀛州)

第三營 營長 侯益振

騎兵教導團 團長 王鎮淮(兼)(駐豐鎮)

炮兵教導團 團長 孫連仲(兼)(駐平地泉)

交通教導團 團長 程希賢（後調第一旅）

工兵教導團 團長 待考

機關槍教導團 團長 韓多峰（駐張家口）

高級教導團 團長 段其澍（駐張家口）

軍官軍士教導團 團長 熊斌（兼）（駐南苑）

鋼甲車團 團長 張起士（駐京綏路）

機炮團 團長 徐廷瑗（駐張家口）

航空司令部（駐南苑）司令 王乃模（後易鄧建中、曹寶清）

副司令 鄧建中（後易曹寶清、張畫一）

第一航空隊 隊長 歐陽璋

第二航空隊 隊長 高在田

「北京政變」後，鹿鍾麟升任第一師師長，下轄四個旅，已成為西北軍最具實力的人物。韓復榘升任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其部隊番號中的兩個「第一」也足以凸顯韓在西北軍中的特殊地位。

第一師所轄韓復榘第一旅駐北京南苑；過之剛第二旅駐察哈爾的宣化；劉汝明、門致中兩個警備旅駐北京西苑；鹿鍾麟率榮光興手槍營駐北京城內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帥府園。

第一旅訓練有素、武器精良，無疑是西北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

第一旅下轄二步兵團、一特務團及旅直屬部隊。

兩位步兵團團長分別為張汝奎、丁漢民，每團轄三營，每營轄四連。每步兵團直屬重機槍一連、輕機槍一連。孫桐萱在二團任營長。

特務團團長為程希賢，下轄一騎兵營、一工兵營和一通訊營（配備活動半徑七十五公里的無線電臺）。

旅直屬部隊下轄一機關槍營、一山炮營（十二門七十五毫米日製山炮）、一野炮連（七六毫米克虜伯炮）及數門舊炮。

步兵使用的是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出廠的德式步槍，北京政變後更換日本「三八」式步槍，機槍為日式。騎兵使用的是德式馬槍和馬刀。

第一旅的武器不是最新式的，但都保養得很好，光可鑑人。

韓復榘升任第一旅旅長後，該旅又增加了幾位新人：

第一旅參謀長李樹春（一八九〇—一九四五），字蔭軒，直隸清苑縣人，幼讀私塾。一九〇三年八月考入姚村幼年武備學堂（校址在直隸定興縣姚村原清行宮，即陸軍小學堂）第一期（學制三年），選修德文。一九〇六年七月畢業，因陸軍中學堂尚未成立，被撥入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保定東關外）第三期德文班繼續學習，與曹士傑（曹錕之侄，曹錕五弟曹鈞之長子）、門

炳岳為同班同學，一九〇七年底畢業。一九〇九年八月升入清廷陸軍部陸軍第一中學堂（在北京清河鎮）第一期德文班（學制兩年），仍與門炳岳同班。一九一一年七月畢業，在保定速成武備學堂原址參加「入伍生隊」步兵科，操練不到兩、三個月，武昌起義爆發，入伍生隊被迫解散。南北議和後，袁世凱急召原入伍生回保定集中。

一九一二年八月，李樹春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兵科，與唐生智、曹士傑、楊愛源、萬耀煌等同在第二連。其他連隊步科同學有李品仙、曹浩森、門致中、王天培、傅汝鈞、張樾亭、蔣光鼐、孫震等；同期騎科同學有門炳岳、鄭大章、王鎮淮、龔浩、張鉞等；同期炮科同學有魏益三、榮臻、周玳、李興中等；同期工科同學有李必蕃等；同期輜重科同學有張維藩等。

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李樹春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一期，被分配到曹錕第三師任上士見習官，六個月後調任排長，旋升任連長。一九二〇年，直皖戰爭後，李升任曹錕的第十五混成旅（即直魯豫巡閱史署衛隊旅，駐保定，旅長孫岳，團長曹士傑、傅汝鈞）營長（同任營長的還有門炳岳、張樾亭）。一九二二年春，第一次直奉戰爭後，曹士傑團擴充為第十六混成旅（即曹錕的衛隊旅），李與張樾亭同任該旅（旅長曹士傑）第二團（團長傅汝鈞）營長。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曹士傑向國民三軍投降，李經老同學、時任國民三軍參謀長的門炳岳力薦加入國民一軍，任韓復榘第一旅上校參謀長。

李樹春忠勤縝密，剛直不阿，運籌帷幄，謀略過人，無論人品抑或軍品，在同輩袍澤中堪

稱翹楚，被韓復榘倚為肱股。當時西北軍高級將領皆頻頻更換參謀長，唯李自入韓幕以往，歷任旅參謀長、師參謀長、軍參謀長、方面軍參謀長，直至第三路軍參謀長，長達六年之久，嗣後又在韓主魯期間擔任八年的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民國時期，民政廳是省政府最重要的機關，號稱省府「第一廳」），從軍從政，前後歷時凡十四載。

特務團團長程希賢（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字偉儒，直隸景縣人，一九一二年在景縣與孫良誠、劉汝明、佟麟閣、曹福林等同期入伍，在馮玉祥第二營當兵。一九一七年屯兵武穴期間任工兵連長；常德練兵時期任工兵營長，與韓復榘、孫良誠等同被袍澤戲稱為「十三太保」。

第十六混成旅駐軍豫南信陽時，在一次埋設地雷的演習中，被炸斷左臂，落下終生殘疾；馮玉祥督陝期間，任督署製造局長；南苑練兵時期，任機關槍營營長。

程希賢性格開朗，心靈手巧，對各種軍械、器材的結構與原理，無師自通；出現故障，便親自動手檢修，是軍中一名聰明的「機器匠」。馮玉祥知人善用，一直讓他幹工兵，現在任命他擔任管轄工兵及通訊的特務團團長也出於這個原因。

程希賢是個「體育迷」，對田徑、體操、器械及各種球類運動都十分在行，每次軍中舉行運動會，他都是耀眼的「明星」。後來他雖斷一臂，仍能在單槓上「打車輪」。由於馮玉祥練兵很注重體育，所以程嗣後長期在教導團任職。韓復榘主魯後，程一度在韓第三路軍擔任教導團團長。

第一旅旅部中校參謀官賀粹之（一八九八—一九八五），原名賀斌，字粹之，直隸文安縣人，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步兵科畢業，一九二三年八月分配到察哈爾都統公署參謀處測量隊任參謀官，一九二四年四月調至北京陸軍檢閱使署（陸軍檢閱使馮玉祥）衛隊旅學兵團任上尉教官，九月調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參謀處任少校參謀。一九二五年八月，天津戰役爆發前，張之江師之第七混成旅（旅長易葛金章）參謀官賀粹之調入韓復榘第一旅參謀處任少校參謀官。天津戰役後，韓升任第一師師長，賀升任該師第一混成旅（旅長張汝奎）中校參謀長，孫桐萱時任該旅第二團上校團長，二人從此結緣。此後，賀多年追隨孫，歷任第六軍（軍長韓復榘）第十五師（師長孫桐萱）上校參謀長；北伐期間，任孫桐萱師副旅長。

賀粹之是孫桐萱愛將，當然也是韓復榘的嫡系將領。

營長黃維綱（一八九七—一九四三），字振三，河南項城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七期步兵科畢業，在湖南常德加入第十六混成旅任下級軍官。北京南苑練兵期間任第十一師（馮玉祥）第二十二旅（鹿鍾麟）第四十四團（過之綱）第三營（張俊聲）連副。「北京政變」後調第一旅（韓復榘）第二團（丁漢民）任第一營營長；天津戰役後，升任第一師（韓復榘）第三混成旅（丁漢民）第七團團長，嗣後隨韓軍參加晉北大戰；「五原誓師」後，被馮玉祥調離韓軍，在國民聯軍總司令部任參謀處副處長，一九三一年後追隨張自忠、馮治安，歷任旅長、師長、軍長，在抗日戰爭中殉職。

副營長劉自珍（一八九六—一九六〇），字智庵，直隸天津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

兵科肄業，一九二一年加入第十六混成旅任下級軍官，「北京政變」後由教導團集訓一隊調至第一旅第二團（丁漢民）任副營長；天津戰役後，升任第一師（韓復榘）第三混成旅（丁漢民）第八團團長；嗣後隨韓軍參加晉北大戰；「五原誓師」後調離韓軍，在孫良誠部任團長、旅參謀長等職。中原大戰結束後，追隨宋哲元、馮治安，歷任旅長、師長、副軍長，一九四八年在淮海戰役中，隨何基澧、張克俠加入解放軍。

「北京政變」後出現的政治格局為馮玉祥始料不及，趕走曹、吳，引來奉張，馮的日子更加難過。馮軍偏處西北一隅，地瘠人貧，不要說買不起武器彈藥，就是買得起，沒有出海口，也運不進來。

由於國民黨奉行「聯俄容共」策略，李大釗（國、共兩黨雙重身分）、徐謙等介紹馮玉祥於蘇俄。馮派代表劉驥、唐悅良與蘇俄代表鮑羅廷、蘇俄大使卡拉罕接洽，爭取蘇俄為國民軍援助軍火，並派遣軍事顧問。一九二五年，蘇俄通過庫倫，從陸路為國民一軍提供步槍二萬五千支、機關槍一百四十挺、大炮四十二門、迫擊炮十門、防毒面具三萬件、飛機六架、電話四百具。蘇俄還為國民一軍派遣以喀爾緬科為團長、西爾哥耶夫為參謀長的七十餘名軍事顧問。馮及其軍隊因此而有了「赤化」之名。

國民軍各級將領對蘇俄軍事顧問的態度完全採取實用主義，初期為取得蘇俄軍火，對顧問奉若神明，言聽計從，以後隨著軍火供應減少，顧問地位每況愈下，無人理睬，淪為吃閒飯的客

卿。韓復榘一向討厭外國軍事顧問，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從一開始就沒給過他們好臉，更不要說向他們討教了。蘇俄軍事顧問對韓又恨又怕，經常向鹿鍾麟告狀。鹿對韓笑道：「這些俄國人，無論如何也是總司令請來的客人，你差不多就行了！」

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



東北邊防督辦張作霖



京畿警備司令兼國民一軍第一師師長鹿鍾麟



馮玉祥（前左一）在天台山與張學良（前左二）及慈善寺主持玉宗（中）等合影（一九二四年冬）。



馮玉祥一九二五年春離天台山赴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

